



Title	在日汉语教学视角下的介词分析：以“对”为例
Author(s)	張, 恒悦
Citation	言語文化研究. 2017, 43, p. 191-205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doi.org/10.18910/61290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在日汉语教学视角下的介词分析

—以“对”为例

張 恒 悦

日本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た中国語教育のための介詞分析 —“对”をめぐって

要旨：介詞“对”は非中国語母語話者にとって習得しにくく、誤用の多い文法項目の一つであるが、これまで日本語母語話者を対象とした中国語教育において、“对”をどう教えるべきかについてはあまり議論されていない。本稿では、こうした問題意識に端を発し、介詞“对”の文法機能及び意味的特徴を分析し、同時に日本語母語話者の学習上の注意点を明らかにした。また、日本で使用されている教科書の“对”に関する説明等にも触れ、問題点を指摘した上で、中国語教育に対する提案を行った。

キーワード：介詞“对”，日本における中国語教育，日本語母語話者

1. 引言

“对”是最汉语最常用的介词之一，也是日语母语者容易出现偏误的语法点之一（郭春贵 2001，叶盼云、吴中伟 2001，杨德峰 2008）。然而，迄今为止，围绕着介词“对”（以下简称“对”），大多数研究基本上都是从纯语言学角度展开分析和讨论的，相比之下，关心以非母语者为对象的教学研究却十分有限。至于在以日语母语者为对象的在日汉语教学领域，如何合理有效地进行介词“对”的教学，则是从未有人提起的话题。

本文的目的是以服务于在日汉语教学为宗旨，重新探讨介词“对”的语义和语法功能。首先，我们分析了介词在汉语句法结构中的特点，然后总结归纳出介词“对”的主要语义功能和语法特点，最后在检视日本使用的语法书及教材的基础上，对在日汉语教学提出建议。

2. 先行研究及问题所在

以介词“对”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堪称丰富。稍加回望便可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起，“对”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宋玉柱 1981首先提出“对”字句的概念，对比分析了与“把”字句的差异，徐枢 1984在沿用这一概念基础上，对包含“对”的几种句式进行了描写。其后，傅雨贤等 1997、中西千香 2004等也沿着相同的思路，在共时的层面上对“对”的语义功能进行了较为

详细的探讨。进入90年代以后,从历时的角度出发,特别是对“对”的语法化问题的讨论兴盛起来。代表性的研究有中西千香 2002、周芍、邵敬敏 2006、张美霞、崔立斌 2014、张美霞 2015等。然而,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采用纯语言学的观察视角,因而不曾注意非母语学习者教学上的问题。

近年来,以外国留学生“对”字使用偏误为对象的研究也出现了若干篇,如:林柱 2008、张思婷 2011等。但这些论文基本以调查为主。通过调查,虽然包括日语母语者在内的非母语学习者的偏误倾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归纳,却没有提供具体有效的防止偏误产生的方法。也就是说,只列出了病症,却没有开出药方。

在日本的汉语虚词教学领域,长期以来广为参考和借鉴的是来自中国的语法著作,如《现代汉语八百词》(吕叔湘等 1980)、《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刘月华等 1983)等。其突出表现是日本广为流通的几部日中/中日词典(见附表)中,“对”的语义语法解释基本是借用了《现代汉语八百词》的内容。然而,这类语法著作由于缺少对日语母语者学习难点的考察基础,对介词“对”的说明和处理很难说是切中了要害。下面为《现代汉语八百词》对“对”的第1项注释:

1. 指示动作的对象:朝;向。

小黄~我笑了笑|决不~困难低头|他~你说了些什么?

这里,“对”被注释为指示动作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动作的什么对象?不甚明了。这对外国学习者来说实在太笼统,不仅如此,该书还同时列出另外两个介词“朝”和“向”,尤其容易产生误解,仿佛三者等价。事实上,这三个介词并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实现自由替换的。比如,“爸爸对我说”是一个规范的句子,但替换为“*爸爸向我说”或“爸爸朝我说”便不成立。

对在日汉语教学影响最直接的当然首推教科书。我们调查了当下日本出版使用的28种教科书(见附表),结果发现,出现了介词“对”的12本书中,其解释无一例外地采取了用日语助词“に”或者“に対して”来对译的方法。然而,语言事实却是:无论“に”还是“に対して”,都不能严格匹配“对”。“に”在不同语境下也可以译作“朝”“向”“跟”“和”“从”等其他介词;而“に対して”的适用范围则比“对”窄得多。由此可知,在日汉语教学中,关于“对”还远没有形成科学合理的认识。

3. 本文的立场

“对”和汉语中其他介词一样,并不是天生的介词,而是由动词“对”经过语法化演变而来的。这一点已为历时性研究所证明,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动词转变为介词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动力何在?石毓智 1995运用时间一维性原理对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据该文的考察,由两个以上的动词组成的连动结构是促使动词语法化并转化为介词的一个重要契机。在时间一维性原则的支配下,如果一个句子中包含多个发生在同一时间位置的动词,一般只有一个动词能携带时间信息的句法要素(比如,时态助词

“了”“着”“过”及动词重叠等),这个动词就是主要动词¹⁾,而与动作行为相关连的表示时间、场所、工具、对象等动词则一般处于从属性地位。这些动词由于依附于主要动词,同时使用频率很高,本来的语义便慢慢虚化,从而逐渐演变为介词,比如“他用刀切了菜”之中,“切”是带时间信息的主要动词,“用”则是从动词变化而来的表示工具的介词。

以上阐述给我们这样一个启发:介词并不是句中独立特行的一个成分,它其实是主要动词影响和作用下的产物。没有主要动词的相配,介词便无从选择,也无所谓表达意义。因此,像《现代汉语八百词》那样脱离与主要动词(形容词)²⁾的关联来孤立地谈论“对”是值得商榷的。

有鉴于此,本文从与主要动词(形容词)的语义关系着手来梳理“对”的语法功能,并关注“对”和主要动词(形容词)的语义关系的构筑对句子格局的影响。同时,尽量以简洁扼要的形式兼谈“对”与其他相近介词的区别以及日语母语者学习上易出现的问题,以期为在日汉语教学提供帮助。

4. “对”的语义特征及语法功能

4.1 直接性信息传达对象

请看下面一组例句:

- (1) 努尔哈赤忙对他说:“朕这就跟你前去。”
- (2) 南希对大家解释。“我不是怕遇见坏人……”
- (3) 欣巧风对学生讲出了实情。

比较可以发现,以上例句中与“对”相搭配的是以语言活动为语义特征的动词。“说”“解释”“讲”都意在通过语言传达一种信息。而具有这种语义的动词大部分都是适合与“对”共现的,比如:

说明,讲解,介绍,喊,骂,嚷,嘟囔,嘀咕,泄露,提,表达,表明,讲述,称赞,唠叨,发牢骚,公布,宣布,叽里咕噜……

由此可见,“对”的作用之一是引介语言信息的传达对象。

日语引介语言传达对象时,一般用助词“に”,比如:彼は私にそのことを話した(《中日辞典》)。所以,日语母语者很快会在“に”和“对”之间建立对等关系,并进而类推以下偏误:

- (4) *我对爸爸妈妈写信了。

语言传达信息可以分直接和间接性两种:在现场发出的直接性方式和通过语音文字图片向非

1) 根据石毓智 1995 的论述,多个动作发生在同一时间位置是时间一维性发生作用的前提。比如,“她给小明打着针”,不能说成“她给着小明打着针”,是因为“给”和“打”两个动作在时间上完全重合,“着”只能出现在一处。如果两个动作在时间上并不完全重合,就不受此限,如在“‘小赵——’姐姐答应着开门去了……”“他对着镜子理了理头发。”等句子中,“答应”和“开门去”时间上有错位,“对着”和“理头发”也不完全重合,因此,它们都可以各自带上自己的时间性要素“着”和“了”。

2) 石毓智 1995 在谈介词语法化问题时,只提到介词与主要动词之间的关系。本文以这一主张为基础进行考察,但也不拘泥于动词,同时还包括充当谓语的形容词。在汉语中形容词可以单独充当谓语,也可以带上“了”“着”“过”等时间信息,这两点与动词的表现别无二致。因此,在其时平面上讨论“对”时,有必要把形容词也纳入考察范围。

在场者发出的间接性方式。汉语的“对”实际上只适用于引介直接性语言信息传达对象。如果使用间接性的语言传达动词则需要选择介词“给”，这一点和“に”有所不同。如：

(5) 四面八方的人给 (*对) 她写信。

(6) 那里最有名望的华人家族就提前给 (*对) 他在纽约的办公室发传真。

(7) 过了几天，吴琼给 (*对) 我打电话。

另外，日语中“教える”“伝える”“知らせる”等表示语言传达的动词，也是用“に”来引出对象的，例如：

(8) 卒業したことを彼女に伝えた。

于是，日本学生会造出这样的病句：“*我对她告诉我毕业了”。

不可否认，“告诉”“通知”等是直接性语言传达动词，但它们带信息接收者时，一般把它作为直接受动词支配的宾语放在动词后面的位置（包括双宾语结构在内），是不宜与“对”相搭配的。该病句的修改方法是：“我告诉她我毕业了”。

值得注意的是，信息的传达不仅仅通过语言，也可以借助体态动作。比如“鞠躬”表示“尊敬”，“招手”意味着“打招呼”等。因此，负载信息的体态动词也可与“对”搭配：

(9) 他认出了我，并礼貌地对我点点头。

(10) 许三多几乎贴上了车窗，还在玩命地对他招手。

(11) 崔万秋对阿英使了个眼色。

这类动词常用的还包括：

摇头，瞪眼睛，摆手，挤眉弄眼，耸肩，皱眉，努嘴，鞠躬，鼓掌，敬礼，竖起大拇指……

“笑”“微笑”“哭”“流泪”等动词大多用于描写人的表情或情感变化，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体态语言。然而，当这些动作行为在以特定的人为对象而发出时，也拥有传递某种信息的能力，同时也适合与“对”共现。比如(12)的“微笑”是对“他”的道谢的一种回应，传递的是“明白了，多谢”的信息，(13)的“流泪”是对“我”传达“悲伤难过”的信息。

(12) 他对护士说了声谢谢，护士对他微笑了一下，然后离开了，脚步像猫一样无声。

(13) 我只见清瘦的我的女人抱了我们的营养不良的小孩在火车窗里，在对我流泪。

因此，本文出于教学上的方便，将这些词也归为体态传信义动词。

作为“对”的最为基本常见的用法可以说是与上述两类动词的共现。正因为如此，《现代汉语八百词》第一项所举的三个例子（小黄～我笑了笑|决不～困难低头|他～你说了些什么？），前两个体现为体态传达，后一个体现为语言传达。不过，如前所述，《现代汉语八百词》并没有明确意识到动词与介词的语义关联，只把“对”的作用笼统地解释为“表示动作的对象”。徐枢1984虽然注意到了上述动词之间的关联性，但是对其语义特征的概括却是：“表示某种具体的动作，姿态”，这显然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

上述两类动词的核心语义是传达信息。由于高度频繁而且广泛准确地传达信息一般被认为是人类之间的行为，这一点进一步还规约着该类句式的动词的施动者（主语）以及传达对象（“对”

的宾语) 必须具有生命度高的特征, (1)-(3) (9)-(13) 各例中, 两者具有表人的名词充当即为明证。因此, 准确地概括主要动词的语义特征实际上也勾画了句子的骨骼。

由于体态传达信息时通常也是在现场的一种直接传达, 因而, “对”的这项功能应该严格定义为“引介直接性信息传达对象”。

4.2 态度施加对象

动词之外, 形容词与“对”相搭配的情况也很多。例如:

(14) 他们对我很热情。

(15) 马恩华对自己很苛刻。

《现代汉语八百词》把这一类“对”的作用解释为“表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这一点当存疑。因为如果单纯表示关系, 介词“跟”或“和”才是最佳选择。如:

(16) 他跟(和)我很密切。

在(16)中, “他”和“我”缺一不可, 平等地支撑起“密切”的关系, “我”之于“他”正如“他”之于“我”, 两者之间惟有关系。

然而, (14)却不能接受“对”的进入, 例如:

(17) *他对我很密切。

这是因为“密切”和“热情”“苛刻”在语义上是不同的。“密切”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接近而不是疏远的状态, 是一种客观性的描述。而“热情”“苛刻”则表示某个人主观上的对待他人的态度。比如, (12)中“热情”是“他们”接待“我”时所持的态度; (13)中“苛刻”是“他”对于“自己”施加的态度。

“热情”“苛刻”因为表达的是主观上的对人态度, 故带有“意志性”, 这类句子一般允许能愿动词的插入。例如:

(18) 他们不得不对我很热情。

(19) 马恩华不想对自己很苛刻。

另外, “热情”“苛刻”虽然在词类上属于形容词, 但语义上并不是静态的, 而是具有影响对方的作用的, 并且能够构成祈使句:

(20) 你要对他热情一点。

(21) 别对自己那么苛刻!

表示对人态度的形容词也为数不少, 常用的有:

好, 不错, 亲热, 亲切, 和气, 粗暴, 冷淡, 高傲, 傲慢, 谦虚, 小心, 客气, 挑剔, 友好, 警惕, 宽容, 大度, 诚恳, 有礼貌……

因为态度针对的是人, 当这类形容词出现时, 态度的发出者(主语)和施加对象(“对”的宾语)通常由表人的名词来充当, 如(14)(15)。不过, 由人组成的社会组织也具有生命体的特征, 也可以在这些位置上出现。如:

(22) 公社对大队很苛刻。

表示对人态度的形容词之外，表示对行为态度的形容词也可以与“对”相配，例如：

(23) 我们对工作要严肃认真。

(24) 各村各队似乎对闹社火并不怎么热心。

从以上2例可以看到，当形容词表示对某种行为的态度时，其意志性是同样存在的。所不同的只是“对”的宾语从生命度高的人变成了非生命性的事物（例（23）的“工作”）或事件（例（24）的“闹社火”）。这类形容词常用的还有：

粗心，细心，马虎，入迷，乐观，无所谓，积极，淡薄，计较，犹豫，上心，执著……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把“对”的这项语义功能解释为“引介态度的施加对象”，才符合语言实际，才有助于非母语者理解到位。

4.3 心理感受诱因

以下例句中与“对”相呼应的也属于形容词：

(25) 牛太太对他很失望。

(26) 商人以及女儿对这个建议都很吃惊。

(27) 同学们和陪伴的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课都很满意。

然而，与4.2所讨论的态度形容词相比，这类形容词语义特征明显不同。

首先，不具有意志性。以下含有意志性的能愿动词的句子均不合格：

(28) *我想对他失望。

(29) *我们不得不吃惊。

(30) *你应该对他的课满意。

其次，这类形容词可以把“感到”或“觉得”加到“很”等程度副词之前，例如：

(31) 牛太太对他很失望。（同（25））

→ 牛太太对他感到（觉得）很失望。

(32) 商人以及女儿对这个建议都很吃惊。（同（26））

→ 商人以及女儿对这个建议都感到（觉得）很吃惊

(33) 同学们和陪伴的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课都很满意。（同（27））

→ 同学们和陪伴的徐悲鸿对齐白石的课都感到（觉得）很满意

毫无疑问，“感到”和“觉得”都是表达心理感受的动词，那么，“失望”“吃惊”“满意”当然就是心理感受的内容。以下形容词同样可以归为心理感受义类³⁾：

生气，恼火，遗憾，惭愧，后悔，不安，纳闷儿，愤怒，不安，称心，不满，自豪，依恋，陶醉，伤心，担心，放心，骄傲……

3) 此处列举的心理感受义形容词，都可以单独充当谓语（前加程度副词“很”等，这一点和其他形容词作谓语时的情况保持一致）。除了“生气”“担心”“放心”等少数几个词，大部分心理感受义形容词能够与“感到”或者“觉得”相结合。

正如4.2所述,表示态度义形容词具有影响对方的性质,也就是说,态度的发出者(主语)对施加对象(“对”的宾语)有一种作用力,因此,句子主语是动力源。相比之下,心理感受形容词出现时,句子主语完全没有对“对”的宾语的作用力,相反,还表现出鲜明的被动性,而“对”的宾语则是形容词表达的心理感受的诱因。(25)牛太太失望的诱因是“他”,(26)商人以及女儿吃惊的诱因在于“这个建议”,而(27)中如果没有了“齐白石的课”,同学们和陪伴同学的徐悲鸿的满意心情便无从生起。因而,这种“对”的语义功能可概括为“引介心理感受的诱因”。

需要一提的是,此种“对”并不仅仅出现于心理感受义形容词单独作谓语的句子。前面提到的“感到(觉得)+心理感受义形容词”出现时,按传统语言学观点看,句子结构发生了大幅度的改变,然而,从语义结构上看,两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同。“感到(觉得)”实际上在句中扮演了一种冗余成分的角色,因为即使添加了这种动词,语义重心仍然由心理感受义形容词承担。也就是说,我们选择“对”时,所依据的仍然是心理感受类形容词而不是“感到(觉得)”这个动词。

仔细观察,以下和“对”呼应的“产生不满”也具有类似的语义结构,“产生”也可以说是冗余性成分:

(34) 巴货币近期大幅度贬值,普通民众开始对此产生不满。

因为“不满”属于情绪的一种,所以在“不满”之后甚至还可以再添加“情绪”一词,如(35)。在这个句子中,“不满”尽管充任的只是“情绪”一词的修饰语一定语,但仍然不改决定该句介词使用“对”的核心地位。

(35) 巴货币近期大幅度贬值,普通民众开始对此产生不满情绪。

进一步看,使用了“有意见”和“感兴趣”的以下两例也称得上是在上述诸例的延长线上:

(36) 他对公司的其他部门在工作上的配合有意见。

(37) 他对很多领域都感兴趣。

由此可知,当“对”引介心理感受诱因时,句法结构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形容词单独作谓语的情况,也有动词加形容词,动词加形容词加名词,甚至动词加名词的情况。尽管如此,其语义结构却是统一的。也就是说,一方面,以双音心理感受义形容词为轴心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核,另一方面,又通过别的句法形式向外扩展为一个开放的表述结构。这样,对非母语学习者讲授这类“对”时,不宜过度拘泥于谓语的词性问题,如何在适当贯通词类的方法下对句子整体语义关系进行把握更为重要。

4.4 意念上的受事

下面来看一组由形式动词作谓语的句子:

(38) 最近我们对上海金属交易所以及它的16家会员单位进行了调查。

(39) 管理者应该对各项费用率加以分析。

(40) 诸多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41) 贝宁政府上上下下对这一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这类句子的“对”都可以翻译为“に対して”，其作用是引出动词意念上的受事。前面我们讨论过的三种“对”，其功能本质上都在引介充当谓语的动词（形容词）的一个非受事论元。因此，“对”后面的名词无法移动到动词（形容词）之后，例如：

(42) 崔万秋对阿英使了个眼色。(同 (11))

→ *崔万秋使了阿英个眼色。

(43) 公社对大队很苛刻。(同 (22))

→ *公社很苛刻大队。

(44) 牛太太对他很失望。(同 (25))

→ *牛太太很失望他。

然而，(38)–(41)却是可能的：

(45) 最近我们对上海金属交易所以及它的16家会员单位进行了调查。(同 (38))

→最近我们调查了上海金属交易所以及它的16家会员单位。

(46) 管理者应该对各项费用率加以分析。(同 (39))

→管理者应该分析各项费用率。

(47) 诸多西方学者对社会排斥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同 (40))

→诸多西方学者深入研究了社会排斥理论。

(48) 贝宁政府上上下下对这一项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 (41))

→贝宁政府上上下下高度评价了这一项目。

当然，这个移动不是简单的移动，而是伴随着以下两项语法操作：

1. 删除“对”的同时也删除“进行”“加以”“给予”等形式动词；
2. 把本来附加在形式动词后的“了”等时态助词转移到本来作为形式动词宾语的双音动名兼类词之后，如果动名兼类词前有修饰语，“的”也要一同去掉。

操作1说明“对”与形式动词之间有相互依存性，操作2显示如果把“对”的宾语后移需要恢复动名兼类词的动词身份。由此可以反推，和一般性动词加宾语顺序的句子相比，这种“对”的句子有以下两个特点：①形式动词的使用⁴⁾；②动名兼类词在语法上虽然充当了形式动词宾语的角色，在意念上却是支配“对”的宾语。

由于日语是宾语前置动词的语言，这种用“对”把受事提前的句子对日语母语者来说一般没有理解上的困难。虽然如此，用汉语进行表述时，偏误还是不少。明显的偏误之一是形式动词的缺失，如：

(49) ?我们对这个问题研究了。

→我们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

有时也有形式动词选择错误的情况，例如：

4) 前置受事的“对”之所以需要形式动词，是因为受到汉语独特的韵律规则的影响。详细分析请参见冯胜利 2000。

(50) *老师对每个同学都进行支持。

→ 老师对每个同学都给予支持。

从本质上来说，决定能否用“对”把受事提前的关键在于具有他动性的动名兼类双音节词的出现。这类双音节词为数众多，常用的有：

分析，观察，讨论，调查、总结，治理，调整，反省，维修，设计，修建，保护，整顿，监督，理解，交流，分离，关注，帮助……

然而，对日语母语者来说，只指出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形式动词很容易被忽略，而且形式动词又分为多种，即便是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进行”也不能保证能够与任何动名兼类双音节词搭配（如例（50）），因此，教学时，有必要以“进行…总结”“给予…帮助”的方式明确提示出来。

同时，这类“对”的语体功能也值得一提。之所以在动词加宾语语序的句子已存在的情况下，还特意通过“对”把受事宾语提到动词之前，其目的可以说为了形成两种不同的语体风格。动词加宾语语序的句子接近于一般性口语，而使用了“对”引出意念上受事的句子则完全书面语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包含这种“对”的句子恰是引入书面语教育的一个难得的素材。

需要指出的是，由“对”引介谓语动词意念上的受事，并不仅仅限于上面谈到的包含形式动词的情况。其实，在（51）-（54）各例中，“对”后的成分同样也充当着谓语动词意念上的受事⁵⁾。

(51)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52)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得很紧……

(53)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 她以为自己对儿子爱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尽管如此，“对”后的成分却无法移动到动词之后。例如：

(51')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批评医院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52')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得很紧……

→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管他们得很紧……

(53')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崇拜希特勒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 她以为自己对儿子爱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 *她以为自己爱儿子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不过，如果把动词后带“得”的情态补语剔除，“对”后成分移动到动词之后则成为可能。试

5) (51) - (54) 各例由匿名审稿人提供。

比较：

(51”)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得很凶，令院长无处搁脸。

→ a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批评医院，令院长无处搁脸。

(52”)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得很紧

……

→ a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管他们……

(53”)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 a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崇拜希特勒，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 她以为自己对儿子爱得还不够，还需再努力……

→ a 她以为自己还不够爱儿子，还需再努力……

而另一方面，剔除了带“得”的情态补语的(51”)a)–(54”)a) 却又不适合用“对”把受事宾语提前⁶⁾，例如：

(51”)a)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批评医院，令院长无处搁脸。

→ * 检查团中间有一个叫吴建彬的人对医院批评，令院长无处搁脸。

(52”)a)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管他们……

→ * 经常听同学说起他们的妈妈很啰嗦，嘱咐这，嘱咐那，说他们的爸爸对他们管

……

(53”)a)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崇拜希特勒，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 * 也许正因为没人指点，我有一阵对希特勒崇拜，后来又想归隐山林……

(54”)a) 她以为自己还不够爱儿子，还需再努力……

→ ? 她以为自己对儿子还不够爱，还需再努力……

由此可见，(51)–(54)之所以使用“对”引介谓语句意念上的受事，是因为有情态补语与之共现的缘故。由于情态补语需要直接附着于动词之后，这便排除了受事出现于动词后的可能，而情态补语之后又不允许带宾语，于是就采用介词“对”引介的办法把意念上的受事放置到动词之前。也就是说，解决情态补语争夺下的受事的位置问题是这类“对”的选择动机。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动词在带情态补语的情况下都可以用“对”来把意念上的受事前置。诸如出现在以下3例的“说”“吃”“写”等表示具体行为动作的动词就不能使用“对”。

(55) *他对话说得很快。

(56) *我对饭吃得很多。

(57) *儿子对字写得整整齐齐的。

回过头来重新观察一下出现在(51)–(54)的动词(“批评”“管”“崇拜”“爱”)，它们要么

6) 这里所谈的句子成立与否的判断是把出现在对举格式中的情况排除在外的。比如，以对举格式出现的“她对上讨好，对下笼络，显得多么高明啊！”虽然可以成立，但“她对上讨好”一般单独不说，我们这里主要讨论一般状态下的句子成立条件。

表达方式不是十分具体的干预或影响，要么表达心理感情活动，总体来看都体现了抽象程度较高的倾向。正是因为这样，(58)的“看”表示的是“看待”“认为”等义，而不是视觉动作；(59)的“抓”寓意“管理”“掌控”等义，而不是手掌动作。

(58) 我妈妈对钱看得比较重。

(59) 你把声明底稿给我吧，岳书记对这事抓得很紧。

因此，这类用“对”引介意念上受事的句子，除了常常伴随带“得”的情态补语这一结构性特点之外⁷⁾，动词的语义特征则表现为以表达心理活动或抽象性高的干预影响义动词为多⁸⁾。常见的列举如下：

恨，信，相信，关心，理解，关注，了解，知道，打击，向往，管理，控制，监督，要求，爱护……

4.5 评价的角度

谈到“对”，以下一类句子是回避不了的：

(60) 钱对我可是一件大事。

(61) 这次机会对她实在太重要了。

(62) 这种气体对人体有害。

(63) 伊朗的教训对每个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此前所举的各例中，充当主语的名词基本都是生命度高的表人的名词。然而，(60)–(63)的主语却为非表人的名词。

那么，这种差异源何而来呢？

仔细观察这类句子的谓语部分，会发现其中有动词也有形容词出现，形式繁杂不一，但其共同之处是在语义上与充当主语的名词没有必然的联系。(60)“是一件大事”既不是“钱”的动作，也不是“钱”的性质；(61)“重要”也非“这次机会”的固有属性。(62)(63)亦然。这些句子之所以能够成立，依靠的是说话人的一种主观性评价。也就是说，充任这类句子谓语的动词或形容词实际上是说话人的判断性评价。

正因为这样，这类句子的谓语以使用“是……”类表示判断的动词或“有……（作用，效果，好处，意义等）”表示评价的格式为多。如果是形容词，价值判断义较为明显，常用的还有：

合适，适宜，难得，珍贵，有利，不利……

在这类句子中，进行判断评价的说话人并没有登场，占据主语位置的是要进行判断评价的对象。一般来说，判断评价的对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事物和事件，但就概率而言，包罗万象的后

7) “把”字句也是把谓语动词意念上的受事前置于动词，但“把”字句一般带结果性补语，而且其语义特征是强调处置后的结果。与此相对，“对”字如果把受事前置，其后的补语性成分多是带“得”的情态补语，表达的是谓语动词的状态。详见中西 2007。

8) 由动词性词素+名词性词素构成的词，比如“下手”“负责”等也常常与“对”搭配，但这类词为数不多，教学上可以把“对……下手/负责”等作为固定搭配来处理。

者语义范围更大，出现的可能性远远高于前者，故主语多为非表人名词。

那么，这类“对”后的名词又是什么呢？

傅雨贤等1997认为其功能是表示“涉及关系”，然而，到底谁涉及谁？如何涉及的？并没有明确解释。本文认为，“对”后的名词与其他成分没有天然的涉及关系，是说话人根据自己的视点选定添加的。比如，(60)如果只说“钱可是一件大事”，意味着这个判断适合于任何人，但加上“对我”，则把判断的内容限定给了“我”。同理，(61)的“重要”(62)的“有害”以及(63)的“有巨大的启迪作用”都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分别有不同的角度，而这个评价的角度则是由“对”来引介。

如此这般引介句子之外的说话人视点的“对”，与前边讨论的引介动词形容词论元的“对”相差很远。惟其如此，在含有“对”的句子中，只有这一类“对”可以用“对……来说”⁹⁾框架来替换：

(64) 钱对我可是一件大事。(同(60))

→钱对我来说可是一件大事

(65) 这次机会对她实在太重要了。(同(61))

→这次机会对她来说实在太重要了

(66) 这种气体对人体有害。(同(62))

→这种气体对人体来说有害。

(67) 伊朗的教训对每个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巨大的启迪作用。(同(63))

→伊朗的教训对每个希望走向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有巨大的启迪作用。

5. 对在日汉语教学的建议

以上我们综合考察了“对”的主要语义功能和语法特点。通过这些分析可以看到，虽然作为介词出现的“对”字，除词性相同之外，形同音也同，甚至先行研究中有把含有“对”的句子统称为“对”字句的说法。然而，与“把”字句不同，包含“对”的句子并未对应一个统一的构式意义。“对”实际上具有多项语义语法功能，而且彼此之间相去甚远。

对于如此纷繁复杂的“对”，教学上应该怎样处理呢？

首先，本文认为目前日本使用的汉语教科书用日语“に”或者“に対して”来简单对译“对”的处理方式不足取。正如本文所论证的，“对”在句中的出现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和主要动词（形容词）保持了一种密切的语义配合。所以，讲授的时候，不宜孤立地看待“对”，必须和动词（形容词）的语义类型结合起来。由于动词（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同时也制约着句子主语和“对”的

9) 据陈昌来、杨丹毅2009的研究，“来说”用例最早出现于汉魏六朝的典籍，本来是带有空间转移义的连动结构，由“来”的去趋向义而引起“说”的虚化，到了明末清初，渐渐演变为表示评价的意义，于是和“对”相配合形成专用于评价的介词框架“对……来说”。

宾语的语义，因此，引导学生关注“对”与动词（形容词）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向学生提供句型框架，提纲挈领，一举多得。

其次，本文认为讲授“对”时，适当指出一些学生容易犯的错误也是必要的。比如“告诉”“通知”等带信息接收者时，一般把它作为直接受动词支配的宾语放在动词后面的位置（包括双宾语结构在内），它们一般不用“对”来引介直接性信息传达对象；再比如当“对”引介意念上的受事时，因动词的语义类型不同，有的需要使用形式动词，有的需要带上“得”的情态补语等。这样的说明在至今为止的教科书中尚未出现，但这样做无疑会有利于防止偏误的产生。

另外，“对”的讲授不可能一步到位。正像不能把所有的语法点在初级阶段都讲完一样，“对”的讲授也需要分阶段，分步骤，全面布局。当前的教科书中对“对”的处理都是一笔带过的，而真正能够服务于日语母语学习者的教科书应该是分层次，循序渐进的。本文的结论可以为“对”的语法语义功能提供一个鸟瞰图，希望对在日汉语教学的教科书编撰以及教学设计等具有参考意义。

参考文献

- 陈昌来、杨丹毅 2009. 介词框架“对/对于……来说/而言”的形成和语法化机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pp.83-89。
- 冯胜利 2000.《汉语韵律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
- 傅雨贤、周小兵、李炜、范干良、江志如 1997.《现代汉语介词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
- 郭春贵 2001.『誤用から学ぶ中国語』，白帝社。
- 林柱 2008. 日本留学生使用介词“对”的有关偏误分析，《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第4期，pp.57-62。
- 刘月华等 1983.《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吕叔湘 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
- 宋玉柱 1981.“把”字句、“对”字句、“连”字句的比较研究，《现代汉语语法论集》1996年，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pp.21-59。
- 石毓智 1995. 时间的一维性对介词衍生的影响，《中国语文》第1期，pp.1-10。
- 吴怀成 2013. 构式强制与“感到+X”构式，《汉语学习》第3期，pp.22-30。
- 徐枢 1984.“对”字句的几种主要格式，《汉语学习》第3期，pp.1-7。
- 杨德峰 2008.《日本人学汉语常见语法错误释疑》，商务印书馆。
- 叶盼云、吴中伟 2001.《外国人学汉语难点释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 张美霞、崔立斌 2014. 先秦至东汉“对v”的多元语法化与“对p”的衍生，《古汉语研究》第3期，pp.26-38。
- 张美霞 2015. 方向介词“对着”的演变过程与形成机制，《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pp.88-95。

- 张思婷 2011. 介词“对”的偏误分析,《现代语文(语言教学研究版)》第10期, pp.151-152。
- 中西千香 2002. “对”の意味・機能と文法化(虚化),『愛知論叢』73号, pp.65-88。
- 中西千香 2004. 発話の対象を表す介詞(前置詞)について,『中国語教育』第2号, pp.34-53。
- 中西千香 2007. 動詞における前置詞選択の契機—“对”と“把”を中心に,『中国語育』第5号, pp.70-84。
- 周芍、邵敬敏 2006. 试探介词“对”的语法化过程,《语文研究》第1期, pp.24-30。
- Chafe, Wallace L 1970. *Meaning and the Structure of Langu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Fillmore, Charles. 1968. The Case for Case. In Bach & Harms (eds). *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用例来源

本文的用例除特殊注明外主要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CCL 语料库检索系统：
http://ccl.pku.edu.cn:8080/ccl_corpus/

本文所参考词典列表

中日辞書

1. 『漢日辞典』(吉林大学漢日辞典編集部,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82)
2. 『現代中国語辞典』(香坂順一, 光生館, 1983)
3. 『アクセス中日・日中辞典』(蘇文山監修, 三修社, 1999)
4. 『クラウド中日辞典』(松岡榮志, 三省堂, 2001)
5. 『基礎中国語辞典』(上野恵司, 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2002)
6. 『白水社中国語辞典』(伊地智善継, 白水社, 2002)
7. 『中日辞典(第2版)』(商務印書館・小学館, 小学館, 2003)
8. 『東方中国語辞典』(相原茂・荒川清秀・大川完三郎主編, 東方書店, 2004)
9. 『中日大辞典(第3版)』(愛知大学中日大辞典編纂所, 大修館書店, 2010)
10. 『講談社 中日辞典(第3版)』(相原茂, 講談社, 2010)
11. 『プログレッシブ中国語辞典(第2版)』(武信彰・山田眞一, 小学館, 2013)

日中辞典

1. 『アクセス中日・日中辞典』(蘇文山監修, 三修社, 1999)
2. 『講談社 日中辞典』(相原茂, 講談社, 2006)
3. 『日中辞典(第3版)』(对外經濟貿易大学・商務印書館・小学館, 小学館, 2015)

本文所参考教科书列表

1. 『フレンズ中国語』(千葉謙悟・熊進, 朝日出版社, 2013)
2. 『Start! キャンパス中国語』(朱春躍・崎原麗霞, 朝日出版社, 2015)
3. 『楽しい中国語第一步』(山下輝彦, 朝日出版社, 2016)
4. 『いま始めよう! アクティブラーニング』(陳淑梅・張国璐, 朝日出版社, 2016)
5. 『新訂版中国のひとり旅』(陳淑梅・張国璐, 朝日出版社, 2016)
6. 『改訂版スタートライン中国語』(九米井敦子・余慕, 駿河台出版社, 2016)
7. 『標準中国語読解力UP編』(王安・楊川・王欣・孫樹林, 朝日出版社, 2012)
8. 『おぼえチャイナ1』(八木章好・鄭麗媚, 朝日出版社, 2014)
9. 『入門ビジュアル中国』(遠藤光暁監修, 朝日出版社, 2015)
10. 『你好! 晴佳 light 版』(吳悦・大野香織・王紅艷, 朝日出版社, 2012)
11. 『ゼロから学ぶ中国語』(周一川・郭海燕・賈曦, 同学社, 2012)
12. 『中国語会話』(陳浩・梁月軍, 郁文堂, 2008)
13. 『これでパーフェクト! 中国語の旅』(張勤, 朝日出版社, 2012)
14. 『おもしろスキット初級中国語』(榎本英雄, 動学社, 2008)
15. 『ほあんいん! 中国語(会話編)』(邢玉芝・王鳳蘭, 郁文堂, 2012)
16. 『ベーシック中国語』(張作義・重松淳・張悦, 郁文堂, 2015)
17. 『四コマ漫画で学ぶ中国語』(三宅登之監修, 朝日出版, 2015)
18. 『中国語の翼』(山田留里子監修, 郁文堂, 2014)
19. 『hikaru 中国語力』(矢野光治・劉力, 駿河台出版社, 2013)
20. 『好きです 中国語』(中村俊弘・吉田泰謙・郝佳璐, 朝日出版社, 2016)
21. 『佳縁漢語』(孫樹林・王欣・楊川・王安・岡村広章・丁雷, 朝日出版社, 2015)
22. 『楽しく学ぼうやさしい中国語 購読編』(王武雲・張慧娟・朱藝, 郁文堂, 2012)
23. 『ジョイフル中国語 初級編』(吳凌非, 郁文堂, 2012)
24. 『LOVE! 上海』(楊凱榮・張麗群, 朝日出版社, 2015)
25. 『Campus 汉语』(植松希久磨・何秋平・広瀬隆司, 駿河台出版社, 2014)
26. 『中級サクセス中国語』(海村惟一・関久美子・唐雋・李偉・林秀娟, 郁文堂, 2014)
27. 『たのしくできる WeCan! 中国語 初級』(徐送迎, 朝日出版社, 2016)
28. 『わかりやすい実用中国語』(崎原麗霞, 朝日出版社, 2015)